

管子纂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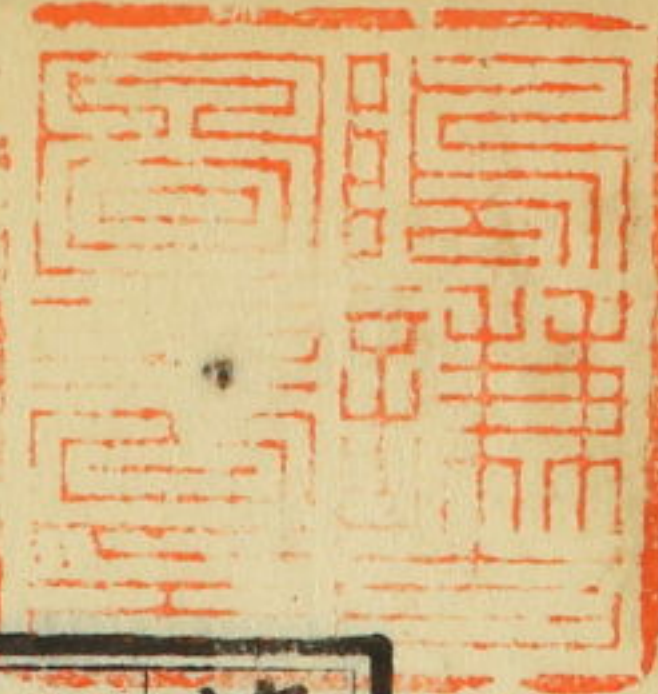
十九
二十

口仁3

61

10





管子卷第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員讀如幅員之事故名地員

安井衡

纂詁

禱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尹知章云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

瀆田悉徙

瀆田穿溝瀆於田側以備旱澇也尹知章云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五種五穀也后謂諸侯實者十地所出也皆謂諸侯實

田地乃立諸侯而手實其所出之實謂使諸侯貢土宜諸侯周室所置今云管仲立之者衛邢之屬既亡而桓公復封之其木宜旣菴與杜松
杜松大木也即杭榆杭近甘棠也一說杜松藥名也其草宜楚棘
棘楚棘也

管子纂詁

卷之十九

一

門仁
號61
卷10

名天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

泉呼音中角趙用賢云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其水倉其民彊赤

壚歷彊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倉蒼通壚黑土也其土或

赤或黑不言其土者蒙上見是土省文尹知章云歷疎也彊堅也衡謂麻白而布黃蓋水氣使之然未詳

故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藿苑蘭也棠杜梨子赤者名赤棠其

而酢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

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尹知章云

唐虛脆也衡謂唐無虛義爾雅曰自半以前虛之謂之堂半以後實之謂之室然則堂有虛義堂唐同音

故尹轉唐為堂訓虛脆耳古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

本唐作堂或尹本原作堂也唐落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唐落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故尹知章云常宜縣注而澤土既虛脆不堪板築

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卑濕之地宜稻麥

此不言土性與所宜之穀蓋與二施之地同也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豕豕子也如負豕之聲凡聽

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群

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

首尹知章云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

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為宮先主一而三之天元一

一開也三之也二開也三三而九三開也九九八十一

四開也是為黃鍾之全數素本也小本謂黃鍾少宮

首始也月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疏云蔡氏及熊氏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是也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知尹

章云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

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衡謂律本用半數其相生

之數仍用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知尹

章云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有三

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衡謂適正也有三分

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尹知章云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

十六是羽之數衡謂三分一之數復有三分去其乘

來加於原數之上故云復於其所也有三分去其乘

適足以是成角尹知章云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

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

一七十一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

一六十四以為角此去益易位者明律有用半數之

法也故徵數百八半之則為五十四羽數九十六半

者則為四十八而商角仍用全數因諭上生墳延者

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地名下皆此類陝之

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陝即分陝之地也陝祀
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
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
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
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
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
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尹知章云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
泉也衡謂青龍居焉故名青山邪凡云至於泉者謂穿井及泉此地沙泥相續穿之輒壞故云不可得泉非言絕無水也
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

下清商不可得泉

尹知章云清商神怪之名

陞山白壤十八施百

二十六尺而至於泉

其下駢石不可得泉

字書不收陞字蓋此

字之或體也姓山名駢讀如駢脇之駢一石如版橫至於地底我俗謂之地蓋穿之清泉噴出管子未可知此法故為不可得泉耳

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

下有灰壤不可得泉

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

至於泉

此論人所居之山陵然其山之上

命之曰縣

泉

山上有水如縣

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

尹知章云如茅

走皆草名衡謂如讀其木乃櫟

櫟木也

鑿之二尺乃

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

呂謂呂梁

呂梁龍門未闢呂梁

山上多水復如呂梁

其草魚腸與蘓其木乃柳

魚腸未詳

猶鼻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

草也英猶花言泉之英也斬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

草也狀似蛇床材讀為齊聲之誤白昌昌本也山之林也齊中謂半腹其草競與

蓄其木乃格蓄東蓄十月子熟鑿之二七十四尺而

至於泉山之側其草當與蕒其木乃品榆蕒大葉白華根如指

正白可啖蕒葉似艾正月根芽生莖正白生食之脆美品衆也榆有十種故曰品榆鑿之三七

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尹知章云謂此

地生某草宜其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雖高平地有草土

亦皆有之葉下於輦輦尹知章云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輦之下輦即輦也莊周所謂輦西也

輦下於莧莧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

於蕒蕒下於莽莽似蕒可為掃帚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薜壯

薜下於萑萑萑也如萑而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

二衰各有所歸下猶劣也凡草土以生茅為第一衰等也歸合也生某草則宜某穀各有

所歸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品品

永不變而品有次策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

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物色也謂五五粟之狀淖

而不肭淖淖濡甚也剛而不𪔐不濇車輪尹知章云不

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先種後熟曰重

秀禾吐華也稻白秀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隤在行隤墳同

下平日行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櫟

管子地員篇

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

數蘓谷切速也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樊謂外圍俱

宜竹箭藻鼃諸本鼃作龜今從古本五臭生之

辟蕩白芷蘼蕪椒連椒樹似茱萸有針刺連當依下文作蓮五臭所校

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

校角也、好、美也、夷、平也、姤音厚音同則五粟之土乾

而不格湛而不澤尹知章云格謂堅禦也湛無高下

葆澤以處尹知章云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肥美

之地曰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

各有異則也則等五沃之狀剝慤囊土蟲易全處慤剝

不白下乃以澤尹知章云剝堅也慤密也囊土謂其

衡謂堅密而不白其下乃潤澤而不其種大苗細苗

蝕莖黑秀箭長蝕音形尹知章云蝕即赤五沃之土

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陬陬也其左其

右宜彼群木桐柞扶櫟及彼白梓扶櫟名其梅其杏其

桃其李其秀生莖起此群木是土最所宜其棘其棠

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

其陰則生之楂梨諸本梨作藝俗本其陽則安樹之

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麻總名大而有實者名苴

麻油麻升麻天麻之屬然據下文疇其麻大者如箭如

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藿類藿也與藿不相類藿當為藿藿如藿而者曰蒸藿類藿也與藿不相類藿當為藿藿如藿而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趙用賢云藿類衡謂與猶為也各讀為落樹麻不擇疇所恐禽獸侵蹈之故欲有為作樊籬以防之如此則大者無與類而小者則揣而藏之若衆練絲揣徒官切同團而藏之既漚能治理也衆練絲之後團而藏之既漚五臭疇生疇類蓮與蘼蕪蘼蕪本白芷上五臭有臭無藿本此只四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臭疑脫椒字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痛醒疥音癢疥癢疥疾也痛醒痛醒耳俗本醒誤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尹知章為圻裂也為圻裂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為圻裂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各有異章位正

花也五色相襍如花點葉間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尹知章云塌謂唐以上字書無塌字至正字通始收之蓋塌字以落及落音通色青而性密其種大葦無細葦下文土三十種十一種無舛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土三十種十一種無舛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隤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甕甕諸本猶作猶今從朱本俗本檀誤檀尹知章云求甕亦竹類也其山之淺有龍與斥龍天籟也一名馬蓼斥疑當為斥蓋橡類新論救魚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葉俗本龍誤龍群木安遂條長數大遂尹知章云安和易其桑其松其杞其桑其松其杞其葦葦上形如生枯種木胥容榆桃柳棟容種木未詳胥似枿枿上形如生枯種木胥容榆桃柳棟容種木未詳胥垂垂如流蘇棟高丈餘葉密如槐而尖三四月開花

所謂棟花風是也

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太蒙

小辛細辛也尹知章

云大蒙藥名

其山之梟多桔符榆

謂桔即桔梗符竹名也

甚高大止數尺葉上有文如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

竹可以作箭苑苑通紫苑也其根紫色而柔宛

昌山藜葦芒

群藥安聚以圍民殃

朱本藜作藜今從芒狀如藜赤

葉可以毒魚

其林其漑

漑讀為釐言林藪中有下所

正同法

其槐其棟其柞其穀

群木安遂鳥獸安施穀俗本

楮穀也既有藥廩又且多鹿

其泉青黑

其人輕直省事少食性輕易而正直

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

五隱

隱故名五隱與

其入輕直省事少食

無高下葆澤以

其入輕直省事少食

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

五隱

隱故名五隱與

隱之狀黑土黑治

落音治尹知章云地衣也

青怵以肥芬然若灰

怵怵同芬然散亂貌

其種樞葛

樞葛同葛也

穀實怒

其葉如苑

苑謂蘊也

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

五壤

五壤五壤五壤五壤五壤

已不如此

是曰隱土

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

芬然

若澤若屯土

亂若得雨澤則又若聚土然其

種大水腸細水腸

莖黃秀以慈忍

水旱無不宜也

慈忍忍耐也雖有水旱能愛而耐之

言蓄殖果木不

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

如米上下不相親貼

五浮之狀

捍然如米

如物浮水上故名焉

五浮之狀

捍然如米

土屑碎以葆澤不離不坼諸本坼作圻今從古本趙

如米保不潤澤之故亦其種忍蘆俗本種誤忍爾雅

如藿葉以長狐茸長於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

無不宜也粟大者皆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

二若如錯出蓋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五粟至五

中土曰五慙五慙之狀廩焉如塹潤濕以處

而潤濕慙密注疆塹塹堅者五慙之狀見之慙焉如疆堅者

栗如麻栗細如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慙

土之次曰五纁纁讀為五纁之狀彊力剛堅土氣疎

剛其種大邯鄲細邯鄲尹知章莖葉如扶櫬扶櫬亦

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纁土之次曰五塹五塹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肥浮膏

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塹土之次曰五剽剽輕五剽

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華然白貌芬亂也脈蛤其種大

拒細拒拒知章云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

厲屑屑同細塵其種大蕢細蕢蕢瓜也白莖青秀以蔓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塿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管子地員篇 卷之十九

壩當為掘、掘、掘也。其土累然如蝸牛，故名焉。五壩之

狀累然如僕累累然，物相重貌。僕，累也。五壩之

不忍水旱，其種大膠杞細膠杞尹知章云：水名。黑莖黑秀蓄

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

二物諸本作二十，今從古本。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猶，猶不

決之意，土壅氣薄，物不速長，故名五猶。其種大華細華尹知章云：草名。白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

弘諸本弘作作弘，不成立。今從古本，惠五弘之狀如鼠

肝鼠肝，其色似之。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

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殖讀如脂膏，但

此假潤義，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甚澤而

以土氣疏也。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膳草名，跗，花

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

穀穀，穀也。五穀之狀婁婁然尹知章云：婁，疏也。不忍水旱土氣

也。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

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未詳所名焉。五鳧之狀堅而不

骨尹知章云：雖堅，其種陵稻黑鵠馬夫尹知章云：陵

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

次曰五桀桀，桀也。是土最劣，不能五桀之狀甚鹹以

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尹知章云：謂稻蓄殖果

管子集古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
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其種三十六似謂穀種但章隱櫛葛顯然草名水腸耶郢之屬詭異怪僻俱不類穀名且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故穀物並記以示其理亦未足深疑也姑說依舊

弟子職第五十九

此篇儀備義精與禮經相表裏疑亦管子所自著也而置之

之襍篇者以專記子第之事耳

襍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尹知章云然後有所容也極謂盡其本原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恃力必爭志毋虛邪尹知章云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尹知章云式法夙興夜寐衣

帶必飭

諸本飭作飾今從古本飭正也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

朝請新益暮習

熟敬也

一此不怠是謂學則一專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

夜深始寢雞鳴便起

既拚盥漱

尹知章云拚盥漱

拚盥漱潔手漱滌口

執事有恪攝衣共盥

攝整飭也先生未起而攝衣共盥敬也

先生乃作沃盥徹盥

盥則沃之盥則徹之

沃拚正席

尹知章云沃拚

謂沃水而拚也

謂拚謂沃猶廣也前拚已所寢處此偏拚堂室故曰沃

先生乃坐出入恭

敬如見賓客

據韻推之先生乃坐當下當脫一句

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尹知章云怍謂變容貌衡謂諸本少者至則已為一段以下則不復令段意味既乏又乖韻法獨古本段落井然從之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

紀猶法也

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

必作其次則已

禮煩則瀆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

思得正中以紀

身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

後至謂弟

子同業禮器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

迅起也

對客無

讓不

應且遂行趨進受命

進客至門應且遂行乃趨

客無讓者汎言待客之法也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

非對客之後再應於門也有命於家

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

饌具

攝衽盥漱跪

坐而饋

攝整飭也社謂裳幅所交裂攝之者恐其或觸食器盥漱者進食者宜自潔也置醬

錯食陳膳毋悖

悖不得悖其序

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

羹

羹齊視夏恐其冷失齊故設之在鳥魚之後

羹載中別

載大爵也載羹在中又別左右

故云中也

載在醬前

近已為前設勝之法酒醬處外其設要左飯

是為卒

陳膳欲為底羞左酒右醬

右醬陰陽也告

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

斗酒器也先生三飯二酌

斗酒而授之

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戴唯嚙之視

為獻也諸本挾作挾注云挾猶箸也則舊本作挾今據訂正尹知章云貳謂再益食盡曰嚙衡謂左執

視有食盡者則隨而貳益之同嚙以齒周則有始柄

尺不跪是謂貳紀

知食者非一人食同盡先貳長者尹

此是再益之綱紀也衡謂豆柄處中細長可執紀猶法也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

進漱進先

水也、前筵前也、古人將食、品祭於豆間、故斂之、不拊、稟之者、不敢褻鬼神之餘也、此似當合上為一段、姑從古本、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

要猶推也

坐必盡席、

尹知章云

所謂食

飯必捧擊、羹不以手、

擊、撮持也

亦有據膝毋

有隱肘、

隱、亦據也、將食、遠已者、亦有左手據膝而右、手取之、之時、若左肘至地、而俯身、隱之、則其

容大伏、失儀、故

既食乃飽、循呬覆手、

尹知章云、呬、口

衡謂呬、口旁也

振衽掃席、已食者作、

既振衣、衽、從

所以去

摠衣而降、

待未食者

旋而鄉席、

將徹膳也

徹其餽、如於賓客、

自徹其餽、亦如

既徹并器乃還而

立、

尹知章云、并、謂藏去、衡謂尹讀并為屏、得之、古本下二句無

凡拊之道、

此詳說其法

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

尹知章云

恐濕其袂、且

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

尹知章云、堂上

室中、臨故握

執箕膺、揲、中有帚、

既灑水、將掃之、故

執箕、以舌自當

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

戶側、

尹知章云、謂倚箕於戶側也、衡謂

凡拊之紀、必

由與始、

室西南、與、俯仰、聲折、拊、母有徹

折為法、所拊之

塵、不得輒徹之、必聚之

拊前而退、聚於戶內、

尹知章云、謂從

戶內、然後實箕而聚之

拊板排之、

豬飼彥博云、板當作

前掃之、穢壤於戶內也

坐板排之、

以葉適已實帚於箕

明是投穢、則尹本未誤、排、擠也

以葉適已、實帚於箕、

適、往也、謂

先生若作、乃興而辭、

辭、先生知將拊堂、故作

辭之者、以未棄塵也

坐執而立遂出棄之

箕在地故

既拚反立是協是誓

暮食復禮

尹知章云協合也誓考也謂合考書義復禮謂復朝之禮也衡謂以下當分

姑從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

古本

總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

以為燭故謂之總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

尹知章云櫛謂燭盡衡謂櫛之言積也燭燼之餘積

曲直之度必以櫛為折狀之言積燼之遠近乃承

所燃之火所以助燭火之氣也而與所置之遠近

矩也如蒸間容蒸然者處下

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

捧碗以為緒緒為治也

居下未然者居上則易然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

坐毋倍尊者

燭墮墮墮通墮猶倦也相代去就其坐之時不得

晉尊

乃取其櫛遂出是去

乃知章云前執燭者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

有常則否

問尹知章云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先生既

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

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七

襍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襍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襍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卷第十九終

管子卷第二十

安井衡纂註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
 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
 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解古字則民奉養奉共
養謂納稅斂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
 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
 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

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忤，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當猶也。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悌順親，順親，和順也。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隨讀如詭，隨之惡。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經言極下有矣字。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次，次序也。

月所會治之以理，終而復始。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天皆治之以理。主牧

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

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屬，結也。治之以義，終而復

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

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親睦也。以事其親，終而復

始。天至子婦，一年所為必循其常，故皆言終而復始也。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

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群臣得其

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

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官職官稱其職也。

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

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
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養子
婦之則也、也則法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
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
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
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
地不易其則、從諸本嘗作常、今從古本趙本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
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

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
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
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
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
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
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
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

載之

戴讀為戴戴猶仰也

人主天下之有執者也深居則人畏

其執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

易輕也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執慢傲

也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俗本威誤成

風漂物者也

漂飄通詩云漂兮澤兮風其漂女

風之所漂不避貴賤

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彊弱墮隕也風

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

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

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

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

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

貴有以行令也

貴者有以行其令之道也群書治要引惡害下有也字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

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

群生得以育

天下之為父子者得德澤以安萬物得惠施以長育

故萬民驩盡

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

節死敵以安社稷

出入猶言內外

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

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

亡讀為忘

故曰賤有以忘卑

諸本

忘作亡今從古本卑下有也字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衣服與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

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德累

也傳曰累累如喪家之狗人情而侈則貪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

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

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銜猶食也法令之合於民

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

也諸本合上為一章不提行今據經言別之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辭命民受

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經言蓋謂聲名廣運故諸

侯敬受辭命解似失之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擾攪佚其民而不

勞不擾則民自循自循法不勞則民自試試用故曰上

無事而民自試此亦合上為一章今分之

人主立其度量度量法制也陳其分職百官分掌職事明其法式

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古本循作脩所謂抱

蜀者祠器也祠器謂蜀抱之耳此抱當行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

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經言將作鏘容貌舒揚也貌美

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

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豬飼彥博云美行當作美貌而明主鴻

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危疾也冤暴之令

加於百姓惜毒之使施於天下使役也故大臣不親小

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

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

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

問不在所賓問訊也猶言言此解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

道不顧小物燕雀物之小者也故曰燕雀之集道行

不顧不顧燕雀喻小物耳今以爲真燕雀無乃誤會解

意乎此亦不然凡譬諭者事自有理然後取以譬物故罕譬而諭若此所解譬不成理安能諭人以管子

也才必不如此憤憤也說互詳于形執篇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

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

地與之助與猶也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

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
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
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諸本無神字今從古本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
政政事其政役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
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
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
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
審其高下審矢行高下之度也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

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
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
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御馬者也善視其馬謂視猶待也善養之節其飲食度

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
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
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
名也術亦道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園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
相得奚仲夏車正半規曰鉤機開旋轉也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

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
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
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
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
爲焉無用發使召之也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道音導群書治要引作導民

遇之有實古本有作真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

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

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
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夜行者獨有之也諸本也作乎今從古本經言作有也無之字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
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太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
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廣平曰原謂之下澤

者以狀其不高也封聚土也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隰小阪也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
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祥所謂

太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隈猶深也
謂溪谷之類故曰太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讒訾訾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訾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古謔字一說讒大也

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偷苟且也故聖人擇

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往遣之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俗本誤合上爲

章一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裁制也所裁制大故能兼萬物而覆載之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比親也或讀爲庇亦通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俗本脫下懷字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已所得之事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禮今從古本趙本群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

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禮今從古本趙本群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

義亦諾不可亦諾不可謂執不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也立成也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諸本下有石字蓋後人因山有石而妄增之古人於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者多所

惡也

尹知章云養疾移切嫌食貌

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

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

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悌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此解亦失說詳于經言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螻蟻之所

短也

經言作螻蟻同

緣高出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

以螻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

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螻蟻飲焉

墜岸墜於岸也七尺曰仞諸本作螻

蟻飲焉經言曰螻蟻飲焉今從古本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

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

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

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也違離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諸本及下有也字今從古本

以規矩為方園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

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

廣讀為曠空也劉績云謂操其

要而不故曰無廣者疑神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

子

諸本無則字
今從古本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

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

諸本則下無民字今

從群書治要所引

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至亦極也

管子 卷之二十一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此章諸本合上爲一章今從古本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往去也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

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遇待也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理治也故能長守貴富久

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與天爲徒也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天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制度禮數所以治國也諸本民非其民今從古本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

酒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不親不信則離而不和，雖自以為安必將有危之者。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禦當為御，形聲相涉。而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術猶策也，數計也。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俗變日進於善。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

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經言作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得莫知其為之。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

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經言任作生是也諸本趣作起今從古本

棟生撓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筭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

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墮地

墮讀為曠曠空也

故天予之時地

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

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

敗

諸本成作大敗
作削今從古本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

偷苟且也一切權時占便也謂

之鳥集之交鳥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咄呵也故

曰鳥集之交雖善不親

俗本不誤必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

必有可知不倍之理然後約結也約結而

不襲於理

襲因也

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

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說詳于經言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

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

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

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

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

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

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

告不知

猶信字句害傷短也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翹舉也與猶助也常言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

結此三事而舉顯之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交合也求令以為故曰見

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

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見示也謂表顯之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俗本聖誤衆不用其力而

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

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去智而因天下之

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

之智諸本聖作衆今從古本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

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經言獨任作獨王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

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

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

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

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

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家事謂嫁古婦為室以下五解俱失經言之意乃知此解數傳弟子所著非下親炙夷吾者也說詳于經言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經言往字訓去而解以為歸往之義與下文可以來矣同大謬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照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眾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詳經言之意自媒之女言士之仕君當進以禮不宜如自媒之女自呈其身也決出處去就之法日月山高二節言人慕與誠實以決出處去就之法日月山高二節言人君有盛德為之臣者不當以其小過而去之之意解皆失之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

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
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復再
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諸本信作理，群
書治要引禮理
互易，古本作信，按禮理義相近，下文
又曰：遇人不信，古本近是，今從之。行發於身而為
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
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諸
本
合上為一章
今從古本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

暴也。群書治要
引作暴賊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
天下怨。俗本賊上
衍為字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
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
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終

